

集部

篁墩文集卷三十三

明 程敏政 撰

序

辭金詩序

弘治庚戌秋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冒天朝之封臣捘命無地賴先皇帝大恩以事付都憲屠公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察事機合衆議以冊印畀之臣文告安南數

其不能恤隣之義析其姦萌道之逆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凶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聖天子盛德與居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鋌黄金器飾若干事異香番物若干奩附使者以謝居公敢昧死上請上嘉其誠命公受之公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絶之義在聖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公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四方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上知公志堅許之令貯禮部備公使之需由是縉

紳流聞嘖嘖稱羨播之聲詩積成巨編而推予為之序
予嘗閲屠公辭金之疏見聖諭丁寧始命之受而終聽
其辭者未始不斂衽嘆曰休哉非前代君臣之可及也
昔漢陸生使南粤受趙陀饋在槖中者千金他物稱是
歸不以言高帝亦不之詰宋趙令受吳越瓜子金雖不
及知藝祖命受之亦不聞其力辭也然則謀國之功偉
而正己之道缺豈所以貴名檢而示儀型于天下哉公
為侍御歷都憲屢當劇任受重託其識足以察微其才

足以制變若陸生之學術趙令之勲猷公殆有焉而辭金一事則過之矣遠近士夫仰公之清風而樂聖天子成大臣之嘉讓詠歌之使廉貪之化可期伐檀之詩不作誠有涉于風教為美談于後來不可以無傳也予與公同舉進士相知深故不以鄙樸辭而序其事如此公名湉字朝宗世家四明今官為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魁幹偉髯負氣節望而知為重臣碩輔云

端友齋錄一編出今錫山盛虞舜臣舜臣嘗得端石之佳者為研而取象于鐘鼎黼黻凡四葦既以名之又潔一室以貯之號端友齋矣復摹其形裒其所得傳記銘詩之類鍥棗以傳請予為之序蓋凡諸君子所為發端友之義者畧盡而予往歲亦嘗為舜臣銘其一焉將何說之可益哉昔米南宮出見奇石具袍笏拜之呼石友而舜臣方以詞翰與事禮曹印局其惓惓于斯者殆有慕焉爾矣然錄之所載言人人殊非諸君子所以私舜

臣而廣其志識哉或曰鐘鼎以食言黼黻以服言非盛德莫敢當也當之以物而加之友則幾于僭且鑿矣可乎是不然舜臣之意以其有端之名有堅貞之德故取象焉求自益而因以風世之若逢豢者謂其僭且鑿焉過也彼命之曰陶泓倢之于即墨偃然人之而又假命德之權則將奚責焉或曰飽仁義者不顧人之膏粱美聞譽者不願人之文繡恐循名責實者過而撫之以為端友之不屑于是也夫端友之屑不屑人惡得知之而

舜臣之意則可知已或又曰舜臣如欲風世則為室貯之為銘相之斯已矣必鍥棗以張之而壽其形癖哉名之取義又何暇論乎是亦不然古君子玉不去身士無故不去琴瑟懼其心之逸而性失養也夫端產柢玉而研之役在簡冊有恒焉引之自近則玉與琴瑟之倫也豈若南宮氏之姑友夫塊然者而已哉噫觴政奕譜之屬紛紛然競出以售人士夫間亦或樂誦之若舜臣之為癖也不寧愈乎吾以是序其録而使之傳雖比之說

郢書聽囈語固風世之一端也非成其癖而爲之辭也

壽前侍御黄公序

黄公用遜以休致居蕪湖之驛磯三十年矣弘治辛亥壽當七十加健焉凡鄉後進欲致慶于公者計得予一言時予被放歸新安山中弗克成予還朝之又明年其鄉國學生鄭文博因庶吉士胡仲光以見申其請曰黄公志也諾之又明年文博出宰於潛請益力曰公之壽七十四矣則慨然曰予不佞與公同出畿南素重其風

節又承乏史氏得公也詳能不一言以副尚齒好德者之夙願哉公舉進士授御史景泰中上書論事獲罪謫典史營山稍進知安岳縣英廟復辟初録舊忠多起廢而公值内艱去服闋乃僅得督府都事亦漸向用矣而公復將疏論用事者遂被誣謫戍邊久之用事者敗始以霈恩獲休致還其鄉既還有勸其自理雪者笑曰吾豈為是可恧之事哉今侍御劉君廷式宰蕪湖為建清風樓于江滸以著公之高節閣老瓊山先生實記其事

益公性剛方而輔之以問學故一謫官再謫戍名詘而氣益昌身窮而節益厲雖比跡古司直之臣何歉哉惟天生物至不齊也然乘除之數恒黙存其間不使偏勝焉南山之松其操凛然歷氷雪不少變故用之則其材中明堂之選弗用則其壽閲千歲而弗凋豈彼柔脆纎穠一發即萎者可同日語哉若公是也公材之弗究于用人也非天也躋耄耋之年享山林之福而樂子孫之養俾善者勸强不義者知畏天也人孰得而沮之新安

蕪湖相去不啻東西家然吾鄉人子弟出入者之所必至他日得謝而南當訪公磯上登樓舉酒聽公高論且有詢于公曰鄙文何好而公乃堅欲之也相與撫掌訂晚歲之盟于巖壑間可乎公自號養素誕辰在歲十一月廿八日有子二人曰瑞曰琰皆克家有孫五人曰鵬為儒學生世其業云

慶太守涂公七十壽詩序

寧國太守涂公恒孚致政居豐城里第餘十年矣乃弘

治乙卯春其伯子監察御史君奉璽書有事于廣仲子兵科給事君奉璽書有事于蜀期以明年事竣並集故鄉而公適年七十無恙兩君者得親奉一觴拜膝下伸愛日之義焉於是士夫間榮其行多賦詩貽之而給事李君漢實受經太守之門奉以請序予恒謂人生獲壽與福非難惟所積稱其所獲之為難爾長歷厚享世豈無之而所積弗逮于君子則奚壽與福之有哉涂居豊城世以積善聞至草堂先生韜能不施積學以啓後伯

子憲長公遂舉進士為名御史已已之變嘗上疏止遷都之議甚偉仲子即太守公繼舉進士歷南京吏部正郎知衢宣兩郡鑑裁之公牧養之良為一時巨擘而居家孝友嗜學至老弗倦自號芝軒老人出其門多取高第躋顯仕五子者亦咸身教之曰昇旦趾美甲科即今御史給事君曰景薦于鄉曰晏旭事舉業蓋涂之先所積甚厚至公益培之且加濬焉壽當古稀福踰常等而縉紳有發德之什渢渢洋洋可以貽當時名四方豈非

所積足稱其所獲者乎兩君以使命之重過里閭山川草木亦有榮耀登堂之際親黨畢來為父者仰公之壽福並隆為子者企兩君之孝忠兼舉非德則孰與致之吾知公心休而體豫由七十而馴至于期頤可前卜矣矧兩君以壯歲競爽于朝司獻納典風紀位日崇譽日興所以為儲休委祉之地者實有大焉則凡播之聲詩託諸比興致南山之祝于異時者自今伊始予家新安與宣接境亦嘗受一廛于屬邑側聞公之德政也久又

獲識兩君于輦下斯文之愛不可辭也敬序而歸之

萱榮堂詩序

刑科給事中新喻張君受詔覈邦計于二廣前期過走言曰文不佞之有茲行也計歸日在嗣歲初冬可取道過家省母孺人于堂上惟時母孺人壽周八十文獲奉一觴侯顏色益自慶以為榮且文待瑣闥將三年矣夙夜在公恒以勤恪自勵思得恩封為母榮榮之所被皆上賜也而吾母之慈訓實於是有徵焉謹以萱榮二字

揭堂之楣大夫士之厚文者詠歌之至盈卷軸顧不可無序也敢奉以請走固讓不獲則起而嘉歎曰榮哉士之限職守勢不得歸與將命四方苦于吳越之相闊徒興于靡盬馳思于瞻雲而不能已則求如張君之獲事其壽母者豈非千百之十一哉樹萱之詩燕喜之頌遠矣然尚茵好德之義本乎人情者豈以古今而有間哉惟孺人出李氏世儒家為令女既嫁事其舅逸軒翁姥甚孝佐其夫直齋先生有禮慈儉之行雝肅之儀賢明

之譽內外無間言其尤大者撫庶子若已出而敎育給
事君甚力給事君遂擢賢科為近臣知名一時而又被
簡命于今玆清江玉笥之間有榮觀焉吾意其登斯堂
也甘旨載陳衣冠畢集誦諸君子之詩以侈上恩昭母
德使見者企慕聞者興起一舉而忠孝之義具焉豈若
昔人之夸衣繡矜負弩于里巷而已哉李孺人目其子
之成而享其養心日休體日強雖由耄耋以漸臻于期
頤其孰禦之使軺北還褒典南下則慈訓益彰榮益大

本尚齒好徳之義而為禮者其所得益富鄙言特為之先驅爾其何足為斯堂之重也哉

送太守李君考績還嚴州序

太守李君叔恢之治嚴州六年矣弘治甲寅冬奏其績于朝書上最焉予與君有世講而喜其政成也將舉一觴以相屬迫歲晏齋祓相仍顧弗之遂既少間而訪君則君去久矣恒置恨焉忽一日繕部郎中程君愈過予曰吾睦人荷太守君之恵澤甚厚思得一言為歸任之

慶可乎予亟諾之曰是方有歉于君而無所伸其禮者第君業已行盍俟圖之繕部請不置荏苒之間至改歲而春且過半蓋不獨愧李君并愧繕部矣惟己酉之歲予被放南歸泝桐江而上抵睦城下拜嚴先生之祠退與君相見富春驛中說故舊君以兄事我以道義勉我明日始別情依依若不能釋予心識之今七易寒暑矣被驛召入朝值君之來乃不得執手一款敘誠愨然不自勝顧獨有所悉于君者不敢不為睦人告爾君世家

東安為故都憲歸菴先生之季子先生與先尚書襄毅公同年進士事四朝以正學直道聞天下其家訓極嚴君兄弟四人皆以儒發身各有立期不負其世風見流俗之事若將浼焉故其治郡惠民而有禮君趾美甲科歴大理左寺正讞兩法司之獄必詳允有不可者至以身任之不少徇焉故其治郡奉公而不刻夫惠民而有禮仁之推也奉公而不刻義之施也兩者交舉而政之弗成者鮮矣此吾之所悉于李君者睦人亦能知之乎

饍部曰知矣而未能詳著之以取徵後來是以有請也予又曰李君之為郡也久矣將有遷陟之命吾恐睦人之欲終其惠澤而不可得也奈何饍部曰不然使李君而有遷陟之命則位益崇施益溥吾睦之人豈敢專有而淹君子之轍于東南山水之間哉予雖以遲鈍愧饍部然喜其言之有合也促書畀之凡睦人之仕京師者悉繫名其後而饍部予同宗其先自歙徙淳安故為之倡云

送行人王君使朝鮮序

弘治乙卯春三月禮部言朝鮮之有事也宜遣一行人往致禮于其國詔可惟時行人王君獻臣實受命以行凡與君同年舉進士尤厚善者檢討郭君璣而下若干人醵餞之且相議曰敬止少年偉丰儀妙詞翰選于衆而使遠外名一旦聞九重臨遣之日賜一品服視他使為榮然求所以副兹命者宜請教于君子一言乃託吾宗人杲及楊君志學以來謝不獲則為之言曰朝鮮古

箕子之封履視諸蕃獨恭順爵有請賜有謝元會聖節
諸大禮歲必四三至其境去遼水不三百里而近館傳
相望無瘴癘險阻之虞其人業詩書比內郡擎跽如禮
無頑獷犯順之習使其國者盡兩月可還則敬止之行
固不必有所咨計而使事可成也然天下之事或斁于
易而成于難彼使而涉瘴癘險阻之虞當頑獷犯順之
習勢若難為者顧一切以蠻貊處之摘其罪昌其詞宣
上德威而奪之氣使其知讋而感焉斯無不得其懷服

者矣若朝鮮則何如其處之哉純以蠻貊待之則彼固我之近藩業詩書比内郡不可也純以中國待之則彼終以譯而通其漸或至于狎肆亦豈法之得哉必吾之所以自處者介可畏敬可慕上以見中國之尊下不失綏遠之義使朝鮮之人知天朝使者秉禮達節而善於其職若此名不愧皇華之選行足稱品服之華此敬止所有事也予又見往時使朝鮮與安南者多喜以詩賦相倡和為長雄心恒疑之夫周爰咨諏而陳詩以觀民

風古使臣之職殆不謂此如以其詞華墨妙自矜詡而與蠻貊爭勝負縱過于彼十倍藝焉爾其何繫于使義之得失也哉此亦敬止所當知也今上嗣統初詔用儒臣一人告即位于朝鮮禮部以予名上值開經筵予不佞承乏講讀官首不果行然恒以不得一覽東方山川之勝為快於敬止之行竊有羨焉故既序其事以贈而申之以規將見使事之真無難也此諸君子之意也

送太常少卿沈公廷美考績還南京序

廷美年十九以上海諸生領鄉薦即有名其學自治經外兼通諸家作為歌詩得意處不減唐人風格書法兩晉尤清勁豐腴為識者所鑒賞然數奇弗偶竟入吏部銓授中書舍人遷尚寶丞幾九載僅一轉少卿而已廷美性和易有守不以仕途通塞為計念公暇與客觴詠終日當其興到開口論事從成敗古今人賢否得失如指掌聞者嘖嘖曰此有用之才邪而滯于此弘治辛亥始用薦陞太常少卿涖任南京一考矣上其績于京師

詔仍舊任錫之誥命陞辭南還大理卿王公景明於廷美同鄉同學號知已太常少卿李公士欽於廷美同官尚寶交莫逆喜其來而惜其去之亟也請予言為贈昔予獲交廷美時廷美方往玉河東城下每好天良日有所集予多在坐歌呼笑樂終夕不自休盖於今三十年握手話舊恍不自知其髮之種種也雖然三十年來事紛紛若蝟毛何可縷數獨以廷美觀之則當時固有較力以相高而謂其弱者矣有陰挽以取上官據左席而

謂其過者矣然不旋踵間事去名隳徒為人所指議而廷美顔如渥丹語如霏屑一飲累觴猶昔也為歌詩奇健可喜猶昔也與人論事侃侃不少屈猶昔也奏績而來予詒而歸亦何歉于得意一時徒自矜詡而旋已失之者哉南京舊都百司事簡太常所職者禮樂無簿書之勞東南山水佳勝處可日相尋眺以自適葢以已觀之謂之吏隱可也以人觀之謂之仙曹亦可也人固有終其身行憂患之途求一日之樂而不可有者廷美所

得不既多乎然予於廷美非一日之雅愛莫助之而竊有告焉通塞相乘者數之常也詘伸不失乎已者君子之守也廷美何患哉亦獨盡其在已者而已

南征紀績序

弘治癸丑歲貴州都勻清平之夷叛弗靖詔平蠻將軍出湖湘之師往征之京營官軍自飾戎裝願行者聽而錦衣舍人廣右鄧君鎰其一人焉是歲冬師集貴州合鎮兵營其落乍之地從事于賊壘也有日於是鄧君與

其友指揮使尤禮等若干人書姓名于一卷題曰南征紀績指日而誓于神曰此非大丈夫分功之秋乎所不同心協力以殄寇圖報者有如此日衆志既諧乃受大將鼓旗進薄其巢穴數與賊遇奮其謀勇無一不當百者由是燔其寨若干俘馘其黨若干獲其軍實而還其所掠人畜若干瘴煙肅清居民按堵奏捷于朝天子嘉悅班爵賜賚有差而鄧君授百戶進千戶蒞事錦衣親軍榮有加焉乃間奉此卷請為之序予惟天下事成于

相契而敗于相嫉不易之理也况用兵四夷勝負之間安危繫焉烏可恃一夫之勇而弗資之人哉若鄧君與其友朋結為弟昆勉于功名勵之忠義堅腹心之託而成敵愾之功于不毛之地於禮所制五人為伍傳所稱師和則克者殆有合焉若彼妒此能而廹之險甲譏乙功而毀其成惴惴然惟恐人之軋已而于國之大事不少恤者亦何見之盭哉鄧君年方少志方健又不忘于軍旅艱難之際若是他日建勲四方致位金紫以增輝

于同盟之人不自此而基之哉予故序而傳之以為斯舉也不獨可施之幕府行陣之間而已

贈陳君伯謙赴湖廣布政司理問序

弘治乙卯夏四月吏部試候銓者若干人次其高下有差而言于上授職事于中外惟時吾郡太學生陳君伯謙第在優等注湖廣布政司理問理問在藩幕為上佐其職典刑獄為專官非他屬隷瑣屑者比人往往不知其然而意陳君不慊于此若予曰是烏知其然哉彼郡

邑官能慊人意者每銓何啻百數而理問恒欿然無所見非無所見也郡邑之官多理問之官少也天下之政務細劇而難理者莫如刑刑清則其餘可從而理故聖朝之制設專官焉每一藩置按察司以總一方之大獄而布政司别置理問凡郡邑之刑繫布政司者悉隷之理問勘其情偽曲直而上之使使覆之而獄成焉由是強之鋤而弱者安惡之懲而善者勸其重如此非敬以聽之勤以涖之公以決之其不至于僨事而戮政者幾

希是則按察理問品秩有崇卑治獄有大小其任之專一也君尚以為未慊而不思有以稱其職哉陳居祁門竹溪為舊家世傳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刑書得其肯綮可理天下而况一官哉君年壯負學識練世故而不迂雖困于塲屋而志益健兹之往也發其平生之所藴于審克欽恤之間有所疑則傅之經義以求合今代制刑之典使一藩之間刑清而政理上官才之君子予之則君為不負其所學而績成于異日膺薦擢以増光于一

鄉可異也哉

贈沈君良臣知南雄府序

良臣以成化甲辰賜進士出身第九人宜得京朝官乃選知歸德歸德河南巨州也有軍衛雜處其間政劇訟繁而良臣優為之由是部使者相繼上其治狀被旌異之典進階而及其親時親在吳中尚無恙人以為榮且意良臣宜得入為六卿屬乃更授經歷右軍都督府府事雖簡而良臣一處之以公勤豈典銓者知良臣在歸

德嘗兼理兵民有聲而輟之以佐殿巖之重乎於是良臣將再考矣會南雄以闕守聞典銓者復以君名上詔可拜命之日始有謂良臣迴翔頗久乃今得一伸者予曰不然良臣自釋章縫即把州麾佐帥幕而食中大夫之禄才歲一紀爾進而守大郡服金緋州縣之下吏環視而聽約束儼然古諸侯之尊焉若是而猶憾其遷陟之濡滯可乎哉夫仕之中外與遲速皆君子所不計君子所計在職之稱否爾南雄治嶺南與南安相距蓋江

廣孔道治之最劇者視中州支郡殆倍蓰也邇者盜起江右至于殺將吏刼府庫聖天子憂之為置巡撫憲臣專制數路賊所出入地而南雄實隣封軍書往來小民繹騷將有日不暇給者視持文墨佐軍府又大異也然則良臣之求稱其職也豈得謂之易易哉吾聞天下之事小者理則大者可以類推易者辦則可因而積之以待其難者君子之學當爾也良臣之前此所操履所舉措廉謹詳核悉有規緒播于人口甚著葢試久而養深

非一時淺淺者比持之以不矜守之以不怠將見南雄之人慶其有瘳而為君子之所嘉予者未艾也中外遲速豈良臣之所計哉太子太保遂安伯陳公今大總戎蒞右府事雅重良臣喜其遷秩而惜其去已來請一言予素交良臣知其人且其弟庶吉士良德予主考京闈所得士又受命教之于翰林沈氏往還非一日之雅也故序其事以復陳公而因致其私焉

賀大理卿王公六十壽詩序

君子所貴乎壽者非謂其有可壽之實哉善足以長人功足以利人之家國如書所稱吉人傳所稱休休之臣是謂有可壽之實者故人從而壽之好德之公也反是而享耄耋期頤之年亦徒壽爾豈君子之所貴邪予讀諸公所壽大理卿王公之詩竊為之嘉嘆曰公固有可壽之實哉公舉天順庚辰進士及中外三十六年其為人和易闓爽周慎詳核見者樂親之而利害莫能奪其守亦未始以矯激取名干進其官自南京刑曹知黃州

府參政廣西長憲江右入典太僕久之以都憲撫山東而召為大廷平恭公居刑官則一以洗冤澤物為己任不刻以為能任有司則恤民之隱而捍其難著徵馬之令以裕民而救荒之功尤偉以是其所歷之地感其更生而顲天懷其去思而立祠以祝公之壽甚久況甲子週遐算伊始凡在交承之契出于好德之公者其能已于言哉昔漢張蒼明習律令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魏高允剸懷州有遺愛而議刑三十載內外稱其平

宋富弼知青州兼京東安撫使活饑民五十萬厥後四公俱至台輔享高壽功名赫然光照史冊求王公之平生而數其宦轍固將以古賢自期者台輔高壽將不追而與之同乎善足以長人功足以利人之家國為吉人為休休之臣所謂年彌高德彌劭者公能不益自力乎公名霽字景明上海人其始生日在歲之六月廿七日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毘陵白公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四明屠公暨諸同寅各賦壽詩一章舉酒相屬于公第請

予為之序予與公同出南畿重公之為人故不辭而書之如此他日由六十而七十如于公又八十如富公又九十如高公以至于百歲如張公位六卿以佐天子聲實流聞與歲俱積君子貴之益從而壽之崧高之章黄髪之什洋洋渢渢被之管絃宜有名世巨公為執筆以侈其盛若鄙言則謂之先驅可也其何足為公之軒輊也哉

送王汝璋醫官南歸詩序

常之義興多世醫王氏其一焉王氏之彦曰王汝瑛其
學於素難而下諸方書證治脉理尤邃自被徵入朝即
供奉御藥房内而宮闈貴近外而勲戚卿大夫有疾必
延汝瑛汝瑛一一應之無倦曰某宜攻某宜補盡一兩
劑必勿藥下而賤若韋布若市廛胥史之家有危急不
可為者亦必懇籲于汝瑛而聽之決其名勃勃起聞四
方被簡知擢判太醫院事而汝瑛嗜書秉義一不以利
為計念喜與館閣士還往抵掌論政往往有拯時憂世

之心不特醫之良也予與汝瑛同出南畿而多病交久益親聞其弟有璧汝璋者亦佳士不及識也弘治乙卯夏五月汝璋以公檄自義興來京師獲省汝瑛于邸第時復過予聽其談土風及世故儁爽明快傾倒若平生而動止撝謙秩秩有禮無澳涊齷齪之態望而知為汝瑛之弟也汝璋居月餘將南歸凡納交其昆玉者繪圖賦詩贈之行而謁予序之且曰汝璋以推擇為醫學訓科自郡守貳邑令丞以暨黌舍師生故家舊族之旄倪

有疾必託汝璋而愈汝璋負才通敏不拘拘于一藝凡有司之公務繁泉穀主轄難其人者亦或委汝璋汝璋夙夜勤恪必為之竣事而反命無少盭焉大抵汝璋之醫而儒猶汝瑛也汝璋之醫而才猶汝瑛也汝瑛之醫行于朝廷汝璋之醫行于鄉國其惠澤有遠近小大而濟人利物之仁繫其所存則一而已汝璋歸哉其惠澤益遠且大則其名益暴而不可遏吾恐鄉國之間不能専于徵召之典且不日下矣二惠翩然競奕于時為一

郡世醫之冠而於王氏見之豈非諸君子贈言屬望之意哉

元萬戸吳公與富溪程北山處士詩引

元建德路判官兼義兵萬戸吳公訥五言律詩一章與富溪北山程處士安道者今百餘年矣葢元之季所在盜起民不勝荼毒而起山谷團義兵畫保境全民之策者惟吾鄉獨盛若吳公與安道其一焉味此詩則厭亂思治與夫遠害全身之意隱然溢於言表讀之可以想

見一時友朋相與周旋世故之狀使人慨然不能已考
國史傳記𤼵婺源大畈汪公同最先倡義而休寧黄源
吳公觀國溪西俞公士英及其子榮萬川任公本立及
其弟本初星洲葉公宗茂與先高祖安定忠愍侯皆起
應之而黟之汪公成德祁門之馬公國寶汪公均信程
公德堅婺源之許公次誠遥相應援者尤多汊口程公
兼善最先死義而瑠溪金公賓暘泰塘程公均佐與吳
公皆以知兵受薦分道捍禦而吳公於安道實引以共

事十餘年間勝負相尋或内附本朝或乃心元室各盡其力之所及而後生小子能道其事者則寡矣予獨念安道當多難之時口不言功值維新之朝身不求仕智名勇功居而弗有其畜之深發之弘者要亦不在諸公後葢安道兩子勇望皆賢而勇之子永昌永昌子慶祥尤倜儻好義以松友自名一鄉之善歸焉慶祥與其族兄永寧彥彬力以修復先業為志而永寧號竹友彥彬號梅友一時鼎峙於富溪山水間白髮蒼顏見者起敬

不必簪組其貴而德孚於鄉不必章縫其業而敎成于家豈非北山處士食其報而未盡者將於是乎發之也哉慶祥之子宗盛老成孝友思引其先烈而弗替乃得吳公此詩於其從弟正思所相與裝潢成卷請能詩者繼聲其後乞走一言走嘉其志爲詳著其事于首簡使讀者知前人起家之難必修身慎行以迓續于方來俾北山之名遠而彌芳富溪之澤久而彌長庶幾可以增輝斯卷豈徒曰存先世之手澤見當時之契分而已

南舒秦氏家譜序

吏部侍郎秦公崇化手續其家譜而刻之有年矣間奉以相示曰我先世居廬州舒城之友鹿沖自宋以上譜逸莫可考五世祖漢卿勝國時始以儒起家為提舉提舉生六安守天祐六安生奉化丞均玉奉化生洪武庚戌進士行在刑部郎中子儀先祖也郎中當永樂初屢上疏論事謫同知衛輝府始脩秦氏譜一編學士胡文穆公為之序至我家君梅山先生恒有志續焉未就而

不佞實成之爲三卷首譜圖以詳世系次譜傳以著履歷次譜記以備文獻凡可知者謹書之不遺不知者闕之不敢妄有所損益明兹譜之可傳也敢請一言于編首用詔我嗣人予與公同出南畿雅相好受而讀之終卷爲序曰宗法之不可復也尚矣自魏晉以及隋唐有中正之設譜牒之上用以公選舉定昏媾少寓宗法其閒五季以來一切報罷至宋中葉而歐蘇之譜出例嚴法精談者宗之下逮元季之亂譜學益廢況廬爲左君

弼所竊據而受禍尤甚者哉我高廟龍興一海内修復先王之禮律明嫡庶正良賤同姓不相偶異姓不相繼武弁之承文科之預必上圖狀論其世而後定一宗法之所推也百餘年來寓中乂安而廬之為樂土也久矣故老遺黎之子孫休養生息日益以昌誦詩讀書出為世用若秦公祖孫獲保其先緒而衍其文獻之傳伊誰之力歟考秦之得姓云始咎繇或始伯翳子孫國於秦因氏焉蓋盛德之後也中間起仆凡幾代幾人而提舉

公以一人之身有子十一有孫十五曾孫二十有六玄孫五十有三五世孫六十有五來者未艾上下相去二百年爾非其所積之深且懿烏有是哉況嗣世者有保境之功有惠民之政有匡時之策蔚乎炳然可以裕後而公趾美甲科歷官少宰其所典風教選舉參廟謨而領使命于四方才望表表為時名流足以振其世風而弗替又誰之力歟夫念其族之所以完則非忠莫與報上感其身之所從出則非孝莫與繩武以是相勗而又

以勗其後之人于無窮則宗法廢其有間而斯譜之為可傳也審矣夫豈徒以紀名諱叙親疏別昭穆而已哉

慶滋陽韓君受勑封禮科給事中序

滋陽韓君濟民有通核之才而勤恪以自勵為陝西苑馬寺録事數年關輔上官亟稱之而君以地遠位下莫能有所拓以自見則慨然曰我諸子已長知向學不歸教之乃眷眷于一資斗禄間謂之何哉即不竢美解請致其事上官甚惜之而君欣然如得策東歸日坐一室

名諸子相對治經史或至夜分又延明師儒相與講肄課試其所業諸子者奉訓惟謹學日以成其孟曰智舉庚戌進士擢禮科給事中其仲曰普舉丁未進士知鄞縣名授河南道監察御史二惠競爽若雙鳳之出丹穴而翔于阿閣文采爛然為瑞一時而君篤教之功亦不可誣已弘治七年冬君以其孟考三載之績授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適以迎養而來拜恩闕下衣冠相輝人嘖嘖以為盛事而同鄉厚善者又議請文為之慶中書

舍人劉汝忠摉簡于予考次君之平生而為嘉嘆曰使君眷眷一官不數年亦必循次而升或受薦而起然所理者非攻駒考牧之長則簿書期會之佐爾豈若教子之為急且重邪懿哉韓氏之為父也天下之人孰不願其子之成顧有幸不幸焉求於給事弟昆克奉庭訓致如是之烈者曾幾何人偉哉韓氏之為子也肆聖天子推本溯原賁其身有章服之榮褒其德有綵綸之寵厚其生有公廩內饔之養使觀者式之聞者慕焉其為

一時孝忠之勸侈矣豈獨一家之私慶而已哉矧二子者一司邦諫一典風紀其言議風裁以翊皇度正百僚扶善類而懾奸宄其功名思比于古之汲魏桓鮑則所以為君之貺封者進而益崇將自兹始予於給事弟昆同朝辱相與非一日特序其事以昇汝忠為稱觴者先

壽汪翁六十詩序

新安汪氏皆祖唐忠武將軍越國公越國當隋末起義保鄉井其弟長史宣城公實佐之宣城故宅在休寧之

西去率山五十里曰鵬原亦曰彭原山川盤回地土沃衍子孫不下數千指其俗好文其人多壽若大倫翁者實宣城公之裔其為人敦碩慤慎而持之以儉勤行之以義讓田豐業隆甲于鄉其從弟大淵判永州從姪進之舉進士皆名流也子漢為邑庠生次子湑亦讀書謹禮有孫三人其羣從兄弟有七八十歲者數人而翁亦壽周一甲矣翁既以家務付兩子乃作樓于所居南山下居之日登眺觴詠為樂榜曰南山樓一切世務事不

問其子壻曰李生謨與漢同學以翁誕辰在弘治丙辰九月廿四日命工繪香山九老圖相之以詩用祝翁壽而求予為之引予觀鵬之為物水摶三千扶摇直上者九萬而去以六月息物之壽者也而老彭則人之壽者取以名地汪氏世居焉壽之鍾也南山之樓本以其地名而詩之稱壽者曰如南山不騫雖偶而實相契焉壽之徵也白傳在香山作九老之會世傳為美談而翁與羣從兄弟蒼顏白髮為樂于率山之下不侯爵而榮不

待禄而富壽之等也然則誦南華之篇詠風人之雅讀醉吟先生長慶之句壽筵孔張風日妍美使童子按而歌之羣從兄弟起而和焉屬翁一觴翁心樂之體休而神豫由六十而七十八十目其子壻之學成而顯達翕然塤篪之諧挺然橋梓之峙瑩然冰玉之輝使鄉之人指而曰鵬原之上有賢如汪翁壽如汪翁覩者嘉嘆聞者欣慕尚有不一之書為翁重者予言特為之張本云耳

贈進士李君知宣城縣序

冡陰李君應靈之受命宰宣城也予嘗贈一詩既而良輔廷平作巨軸述李君之事挈求予序予辭之曰言惡可若是其贅乎而良輔請益堅曰應靈忠顯同年友也忠顯家于歙其別業在宣城有弟忠弼受經儒學而應靈實惠教之企以是有請焉且應靈之意謂詩之教婉而約非序不足以致詳也予諾之未及為李君行矣間日則以謂良輔曰應靈為故戸部正郎漢章之子漢章

以文學政事名于一時不幸不究其逺業以終應靈世其經舉于鄉而進于天子之廷㒺然高等其家訓之懿學力之强何惜乎不腆之言而後有得哉顧其意若有不厭于呶呶者君子歛然不自滿之意也人惟自滿而后所謂功名道德者畫焉止矣謂人不可以加我矣而不知我之不足以踰中人奚益焉若吾應靈其知此邪夫持是心以涖政必勤持是心以臨民必畏持是心以事上必忠吾見宣城之治將庶幾古之循吏以無負于

世科與明天子為民擇令之意可知也旌異之選憲臺之名在部使者舍李君其誰與歸本大而末茂實厚而聲閎固不易之理也然則良輔之惓惓于友朋豈直桑梓之私而已哉予往歲受詔省覲道宣城望敬亭涉宛水宿宛陵書院一夕愛其山川高深風土渟樸與吾新安實相似故因李君之行而忘其言之複也如此予既以是畀良輔俾書寄之而士夫間聞者漸廣悉欲附名其後益皆樂李君之為人而幸宣民之有瘳也

聖賢像序

聖賢像一卷故盱江程氏家藏石刻本也予所見蘇浙二刻本與此互有得失名亦小異皆宋畫院所臨舊本散行于世者最後于京師見宋真蹟于陸詹事家於休寧又見之於汪時春家較之三本大有不同如刻本以東平王為宋武帝以曹參為曹操以羊祜為宋仁宗以裴度為李勣以趙清獻陸丞相為蔡西山父子又於凌煙勲臣中摘程盧公為李臨淮飲中八仙中摘汝陽王

為唐太宗之類甚多以今考之東漢諸王常御逺遊冠又謂之側注冠若南北朝安得有此曹參喜黄老師蓋公故為道裝與横槊賦詩氣象何預傳稱玄帝神像即仁宗御容亦非輕裘緩帶者可相擬也晉公貌不踰中人而以之為英公西山九華處士考建陽家廟本皆作深衣幅巾而乃為袍笏之像是皆後人亂其標目而傳者各以所見為定本也畢竟畫院臨本為近之故輒參考重定一番且檢名以古今贊辭繫之于右而記其不

同之故如此焚香啓册歛衽肅觀仰企聖賢寤寐千古而凡一時勲猷節行文學材藝之士皆得我師焉豈直寓目而已弘治九年歲次丙辰秋八月四日後學新安程敏政謹識

壽鮑君從遠六十序

歙西多舊家曰棠樾者鮑氏世居之鮑氏之先有父子遇冦難爭相致命寇義而釋之鄉人號慈孝鮑家事見宋史又曰雙橋者鄭氏居也其先在元有循吏鄉人言

于官表其門曰貞白里兩家文獻畧等世為婚姻非餘姓所及曰鮑君從遠者在諸鮑中尤號名士足不闖公府而修敬于家庭身不安市廛而殫力于塘堨其性曠達不以晚嗣為戚而得四男其行平直不以長生為惑而壽六袠殆庶幾古之所謂孝弟力田者歟嗣歲之冬十二月六日懸弧之辰也其壻曰雙橋鄭巖以書求予言為之慶予家居時蓋嘗道歙西濟沙溪過棠樾經雙橋訪先輩之遺跡顧瞻裴裒而不能去其父兄子弟見

子者往往謹禮達節蔚然有文以是知其慈孝貞白之遺風凛然未泯也然則從遠之壽予又烏得辭巖之請哉從遠之從祖謚齋先生近世老儒予不及見之而獲交其子泰亦究心内學人也巖之從父璨隱居力學好古文辭與予善且為巖致書甚力予故道從遠之為人序以畀之又緣其所居之義賦詩四章其後俾壽筵之上童子歌之以侑觴而申南山之祝焉棠之樾兮有室有廬輯而不譁慈孝之居彼碩人兮樂此有餘棠之樾兮

有堨有塘既讀且耕惟士之常彼碩人兮其樂孔長棠之樾兮有子有女子也詵詵倩亦楚楚彼碩人兮爰樂爰處棠之樾兮有肉有醪頫保百齡觔骨無勞彼碩人兮其樂陶陶

篁墩文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會炳

謄錄監生臣史殿榮

篁墩文集卷三十四

明 程敏政 撰

序

旌功録序

皇明有社稷之臣曰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于肅愍公當正統己巳之秋光輔中興坐摧強虜以身佩安危于天下天下頌之而不幸為權奸所搆死死未幾權奸以次敗戮我憲宗皇帝奉英廟之志復官賜祭加禄其子

晃今上皇帝又廣先帝之德意贈官易名立祠墓下予額曰旌功俾有司歲時祀焉而公之忠勲益暴白于天下矣晃以應天尹致政家居感列聖之大恩而悼先烈之不泯也手集褒典及狀碑奠誄之作為五卷題曰旌功録刻梓傳焉而以序為屬敏政待罪史官蓋嘗得公之首末因卒業而嘆曰當景帝之不豫也公與廷臣上疏請復憲廟于東宫期必得請乃已疏再上至闕門而石亨等以是夕奉迎英廟于南宫復位改元用大學士

徐有貞策即誣公等以大逆下之獄給事中王鎮等為之廷劾至言臣等與于㝈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蕭維禎等為之廷鞫則謂于㝈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奏上英廟持之而有貞進曰非此則今日之事為無名由是議決葢國史所書炳如日星而天下之所共聞者也嗚呼自昔權奸將有所不利于忠勲之臣則必内置腹心外張羽翼蛇盤鬼附相與無間而後得以逞焉若漢太尉李固之死梁冀宋丞相趙汝愚之死韓侂胄與肅

愍公之死石亨一也夫以胡廣京鏜執政而馬融為之草奏李沐為之疏詆司刑之臣又相與文致之而後衣冠之禍成故竊以為肅愍公之死雖出于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禍之罪則通于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亦烏可末減而自異于孔氏之家法哉噫廣鏜融沐之流其始特出于阿黨或鍾于忌嫉或幸于迎合以乘時僥利而已詎知一念之酷至于蔽主聰變國是而空善類如烈火之燎原

洚水之滔天不可拯救也哉然敏政歷考載籍凡權奸阿黨忌嫉迎合之徒敗戮相踵縱或偷生一時亦媿死不暇得失相乘不見其利也而忠勳之報每有天定焉與誅而求固之後侘傺而雪汝愚之冤亨族而旌肅愍公之功善惡之應凛然而流芳遺臭所以繫萬世臣子之勸懲者可鑒也敏政不佞輒論次其大者于首簡為觀者先焉然則是編也豈直一家之私書而已公諱謙字廷益錢塘人勳德之詳具載狀碑晃字景瞻辭學政

典不媿世冑而乏嗣近擇同宗子允忠為繼以奉肅愍公之祀君子以為得禮意云

慶方伯魏公壽七十序

唐樂天居士以詞翰妙一時而忠言嘉謨不以窮達易其操亦有如蘇長公所稱者然卒以是為世忌坐謫江州司馬起領州麾歷五朝始得謝築居香山結名勝為九老會談者謂如冥鴻之不可篡而彼一時柄用饕餮娼嫉若牛李之黨訓注之變往往為世僇笑則樂天固

一世之豪也求之近時若姚江魏公孔淵亦其人焉公少負儁才舉進士為御史事英宗敢言無所避常持憲節東抵三韓南走八閩遠而至于六詔咨諏決擿舉刺綏撫直欲與古人相下上同時流輩鮮儷之者憲宗初遂用林莊敏公薦合廷議舉公以都憲出撫延綏命未下為忌者所擠謫判四川崇慶州以去去幾三十年中間稍用薦起守嘉定晉守雷州叅政閩中司右轄于江西再為忌者所擯得旨復留以弘治丙辰獲致仕所歷

三郡兩省皆有恵政視築堤浚井之利尤多至其暇日覽觀山川懐古命筆其得意處視元和長慶之作亦無所讓乃若歸故鄉放情丘壑闢亭館以自適又與龍門石樓之勝相似而年亦七十矣壽豈朞頥自今伊始高風美譽比迹樂天者人雖欲忌而撓之得乎予以成化丙戌舉進士公監試于廷目予策草曰君言過直恐無敢達于上者而予終以迂左無所遇于世老大蒼顔追惟疇昔三十二寒暑矣南北睽違不能賦一詩為公壽

而建德諸生王素敬等適來告曰公誕辰在歲七月十有八日請所以壽公者葢公之仲子端朝典教建德致推愛之義也予以是書之不辭而并申鄙意于末簡云

程孺人七十壽序

成化壬寅歲予家居倡諸族編刻統宗譜山斗之程預焉山斗與予同出忠壯公十四世孫都使公澐其族有世忠行祠子孫不下數千指有名植者年少而預事諏其家之詳則起對曰植兩歲而孤母劉氏年二十七家

窘勢單志不貳適謝膏沐親紡績上奉祖母終其身下撫教植為之娶獲抱孫焉我先人一脉之緒賴弗墜者實母氏之力也顧植不能自立以白其慈節于世恒寘憾爾予感其言為字之曰尚立且言于縣令歐陽君昇之斗升之禄以為養於是孺人年五十餘矣歐陽君慎許可獨愛植勤謹有才謂為更名智每進與語兩程夫子新祠成復遣智請祀典于朝時予方服闋北上智侍行焉間日請曰母氏之慈節願藉重一言諾之未暇也

弘治戊申予南歸闢義塾孺人之所抱孫曰摶亦來就學予嘗一出過山斗宿世忠祠問其族之老者幾人孰壽孰賢山斗人率稱孺人之慈節年六十益健將請文壽之而予又坐病莫能應也於是更十易寒暑矣智之族弟曰天相言孺人以今年壽七十四月十日設帨之辰而摶適以是日娶家慶迭臻孺人甚悅宗長能復斬一言為一族之光乎益智之欲得予文甚久予職史氏於異時他姓之賢者尚欲訪録追書之而況出于同姓

之親接于耳目之近者哉是誠不可斬矣惟天之報施善人必使之有壽以厚其享必使之有子以引其澤夫然後為善者不懇而民興于行矣若程孺人之持家撫孤以節自勵有烈丈夫所不堪者脫陂而平歷否而亨膺耄耋之壽樂子孫之成天之所以厚其享引其澤者殆示其漸也智入官可期而有司舉旌門之典以諷俗亦事之不可終已者然則孺人心益恬壽益增一鄉儀之一郡稱之豈直有光于一族而已哉

張母吳太孺人七十壽慶序

監察御史祁門張君志學歷兩臺上其三載之績得受勑命贈父處士翰文林郎如其官母吳氏封太孺人配周氏封孺人歸報之日適太孺人壽開七袠之朔天章下臨命服在躬恩與壽符親以子顯誠已極一時之榮矣會志學奉命出按八閩有過里之便而太孺人誕辰在九月望後五日志學以是朝設燕于堂刲牲擊鮮考鼓張樂偕其室人豸衣翟冠恭奉一觴為太孺人千百

歳壽維時其族之疏戚與鄉之老稚遠邇畢集填塞里巷起居慈闈瞻望憲節山川草木赫然生輝罔不嘉羡以為數百年來未有也盛矣哉前此其同寅王君一言輩繪圖致書請言為慶予於志學同郡於太孺人同邑知其詳不獲辭也太孺人生流口碩宗長歸石溪張氏事其姑節婦汪氏甚孝相處士甚恭友其娣姒甚睦御僮僕佃傭有恩晝家務奉時祀禮賓客待族姻有緒而不舛育子五人其長為志學其次曰侃暕朏光太孺人

皆擇師訓之而志學遂登進士出宰巨邑入官六寮有及民之政有督奸之績有匡國之疏律已奉公賢稱熾然太孺人之教居多益慈孝之足以相成有若此者王君繪圖請言之衆固出於尚齒好德之誠不能自已者乎古詩人之頌其人於壽必擬之岡陵於爵祿必期之遠大厚之道也繼始自今志學之名位益升太孺人之享其榮養益備心益休體益康由七袠上躋于百齡由初封馴致于極品上之人所以褒顯與士大夫所以祝

頌將愈久而益盛可知也汪孺人之族姪進士循於志學有中表之義雅善予亦為之申請因書之而文字萎薾不足以揄揚懿壽之美為可愧云

望萱樓詩序

望萱樓詩一卷諸士夫凡以為徽郡同守彭公希明而作彭公世居長沙瀏陽厥考持衡君仕為江都簿中歲捐館母夫人黎氏以賢明稱于族姻生公一人教之孔篤坐視其讀書至夜分不寐公以是學成舉鄉進士考

銓部首選擢同守徽郡受大夫之禄而夫人不及見矣初公葬夫人于邑之賀家渡有別墅焉爰作一樓日居之瞻侯塋域榜曰望萱既仕而不能忘也嘗以行部至休寧過予出其卷請序予觀檀弓以為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顔丁之反殯也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夫子善之著于禮葢望者思之深而覬其復見之意也禮婦洗在北堂而護植堂背見于詩不敢斥言母而言萱者示敬也若彭公可謂知孝而達于禮意者與想公之登

斯樓也豈無丹山碧水之佳麗名花異卉之芳妍一無所寓目乃獨以望萱名之則凡在佳麗者見之適以增其感曰吾親之遺體藏其間可復作乎其芳妍者玩之適以濺其淚曰安得起吾親于九京奉之以對青陽而為樂乎推公之心殆不易此秉彜好德人所同然宜諸君子有發德之什至于盈視傾聽而未艾也然則公之一樓雖小卷之衆作雖體裁不一其所以繫風化而興禮孝者亦何巨細短長之有顧予於是有感焉公之治

徽郡也以公勤見稱力于惠政民愛戴之歲以屢豐君子之學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効考成不可誣者如此他日被擢異之典名位益升仁民愛物之澤益廣將受綸命襃嘉其有母而夫人慈教益炳然四方其所以為斯樓之重者寧有既乎

李忠文公家乘序

故國子祭酒贈禮部左侍郎安成李忠文公家乘十卷其第一為誥命勑諭賜祭文其第二至第五為倡詠及

贈送文若詩其第六為行狀墓表傳其第七為請謚諸奏及祠記其第八為像贊祭文哀輓其第九為附錄錄其後之所致也其第十為世譜譜其先之所從出也葢公之孫攸縣教諭昴司訓祈門時所編集嘗奉以見示求訂因為之彙次如左而序之曰公賢人也道德有于身而正學昌言足以利人之家國非中古以來功名材藝之士可得而差次者也昔在文皇初拔公等于進士中俾績學翰林親督教之所以為燕翼之計甚至而公

亦上感知遇自刑曹改侍讀即慨然疏論天下事被繫兩歲不死洪熙初復抗言極諫被廷撲不死改交阯道御史又三上章下詔獄不死宣廟初稍進侍讀學士益有意嚮用之不果正統中自翰長為祭酒又忤權貴人被首木不死於是年七十有四矣累請得謝去去兩歲而有己巳之變猶手疏選將練兵奬忠節正名分三事益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皆知公名想見風裁思執鞭而不可得非道德有于身如古之人孰與于斯乎公沒之

六年巡撫都憲韓公為請謚于朝詔特謚文毅成化中始復有贈官錄後之命改謚忠文久之又用守臣奏並享忠節祠葢公之大凡如此噫賢人之生在造物者未始無意然往往困阨危辱其身俾才弗究用而生民不獲被其澤自昔然已豈獨後世哉公與泰和王文端公臨川王文安公吉水錢文肅公三五君子在館閣四十年所職不踰簡冊詞翰間垂老始出而典吏事教生徒而公之名尤盛嗚呼公名之盛豈公之幸哉萬年之舉

賓董之薦雖賢者猶不免此而又奚責乎抑通塞否泰
天實為之而人力固不至此也考公議之建請誦制語
之襃嘉與一時元老之贈貽賛頌非不知公者而公之
完名全節壽考令終亦不可謂之不遇獨有志之士畏
天命而悲人窮者追論其世有遺憾焉公則何歉于是
哉走生晩承乏史官及聞之前輩竊嘗評公直道而行
如漢汲黯立朝屢被譴不屈如唐顔真卿為師儒檢身
率下如宋石介自以為百世之下有賢者論興或不易

此遂僭書之編首公自號古廉學者稱古廉先生詩文另行若干卷兩朝奏議則當時已焚其稿不可復得矣

程彦綱夫婦同壽序

槐塘在歙之西我程氏世居之其地畛接其屋鱗次街巷相通坊表相望隱然可當一小邑葢自宋丞相吉國文清公盛時分四大房曰正府文清公居之曰上府公之弟侍郎山窓公居之曰舊府曰下府亦皆公之羣從兄弟所居居數百年每房子孫不下數十百指遇慶事

則族人畢集撾鼓張宴數日不絕而於稱壽特盛至於夫婦同壽若彥綱君者尤不易得焉彥綱君為侍郎七世孫生辰在弘治丙辰九月廿四日其配朱方徐氏生辰在十月十八日相去半月同壽六十無恙在堂而有子孫以供滫瀡之養甚樂庶幾古之所謂偕老者其族弟曰道之曰武之以書來請一言且曰彥綱性淳樸無帼幅年十二失其父哀慕不置奉其母左右就養必得其歡母年將八十乃終人稱其孝彥綱以孤子竭力起

家務以亢宗為志由是田豊業隆不替于昔人稱其賢彦綱雖有餘積以自殖為恥恤貧周匱事尤惓惓人稱其惠且得徐氏相之有勤約之行有饋祀之禮有娣姒之義蓋庶幾古之所謂聨徳者惟不吝一言為壽筵之光幸哉予往歲嘗至槐塘槐塘族人逆予甚恭予觀其山川之秀明門户之殷盛人物之瓌偉處者有道仕者有聲庠校之為士者有學而閨閫之間女徳婦道舉有可書者蓋丞相侍郎之盛徳遺烈家規閫範有啓于前

有承于後百世如新也況彥絅君夫婦在雲礽中表表若是焉可無慶哉由六十而七十八十以底于期頤使槐塘之上稱之曰是為夫婦者其少也有與欽明餉之敬其壯也有龐公伉儷之賢其老也將有木公金母之壽而為一宗之美談焉固致慶者之意哉

地理囊金註序

吾郡謝子期氏以成化庚子歲為先尚書襄毅公卜葬休寧之南山嘗以所註雪心賦請予為序焉蓋葬之數

年家多盬事予亦去國由是議者率咎子期謂地當有水患非吉而予序之不審也然是地實予與子期論定考之郭氏書皆叶獨不叶于世之所謂羅經星卦者心鄙其說弗聽又數年家事靖順予復入朝既葬先大人而所虛之壙極燥有氣蓬勃上騰距先公之葬十七年矣由是議者慙沮謂子期之學不可及而予序之甚善噫何其說之不倫也大抵學無主見則易惑以變無足恠者子期又嘗註蔡氏發微劉氏囊金皆據理命詞有

益學者而囊金未有序復以見屬顧予說已見之賦序矣又奚贅乎獨念地理之書純駁不一而為其術者恒闒淺者執所得以自是陋者誦禍福以諷人皆規利而已子期則不然以郭氏為經三家名賢為傳初不牽于他書沈潛反覆究極旨趣合所得者為之註以傳欲使人曉然知先正不用某山某水之義而羅經星卦之異說熸焉庶以副人子慎終之孝而歸于儒者窮理之一端何其用心亦公且厚哉予以是序之使讀者知子期

之非空言皆有所試而為之者也

知止吳君夫婦偕壽七十序

隆阜在休寧邑西南據率水之上流其地獨龎厚爽塏故以隆阜名而食其土以生者多豐腴壽考若吳君九雲其一焉予往歲過吳君君出其曽大父韞中先生遺稿及蘇太史所為韞玉山房記相示知韞中先生當高廟初舉賢良應制賦鳳凰臺望大江詩稱旨授官浙之平陽簿以終葢一時名流云久之君一訪予至南山語

次復請予為知止之詩則君所自號也因賦一詩君以為知已後不相聞者數年君壻戴世璇氏忽以書抵京師謂將有以壽君夫婦者知君生辰在明年六月二十七日君配金孺人生辰在十月三日同閱七十甲子矣世璇求善繪者為圖諸搢紳大夫為詩而屬予序焉君長身玉立美髭髯家殷碩而性簡嘿自幼至老不入城市金孺人復以賢淑相高樂子孫之養而心恬力健論者謂有鹿門之遺風焉夫仁者樂山故好靜而能壽靜

其德壽其驗也鹿門之遺安平陽之韞玉與君之知止
雖所就之風猷德業小大不一乃若恬退而以履險為
虞康靖而以躁進為恥守分而以出位為妄則皆有得
壽之道矣君夫婦之偕老豈無由然哉吾方承乏詞林
汩汩仕途不得一舉觴為君壽然追思故鄉山水之間
與老成人相晤言則未始一日不往來于懐也尚俟得
請歸南山放舟清溪訪君隆鼻訂晩歲之盟君年益高
德益劭執筆以頌君夫婦之壽由七十而踰八望九以

進百齡有日矣

三叔祖母汪孺人八十壽詩序

人生至六十始可以壽言至七十則謂之古稀矣而况八十哉况偕老而樂有子孫之養哉我三叔祖母太孺人壽躋八十無恙在堂明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始生之辰也於是坐閱甲子五百一十有餘矣敏政官京師不克奉一觴拜壽膝下乃取長生之物可備養者為題十四分寄舊所從遊諸子姓俾各賦詩一章至日為慶

且序其事曰禮稱百年為期頤頤者養也言飲食起居無不待于養也賦詩致慶之言如此太孺人汪氏西門碩宗歸我三叔祖處士公達事曽叔祖尤溪府君及王夫人以孝聞處娣姒以友愛與處士公伉儷白首無間言生丈夫子二人曰彦英君彦華君並以才俊起家既碩而豐太孺人不以老焉怠富焉侈也有孫三人擇其長而才者俾游學宫而紡績之勤服食之素施諸身誨其家者尤力敏政以成化戊戌奉詔歸省始獲拜于家庭

太孺人年六十矣弘治己酉被放南還又獲拜焉太孺人年七十矣益毎見益老而身益強德益尊則手額私慶曰懿哉眉壽之徵乎矧茲歸然八十伊始家筵肆啓親黨畢集命童子歌一詩侑一觴致期頤之祝太孺人固將鑒其誠而為怡顏哉或曰此十四詠者皆難致之物也雖取備養之意也而徒以言語相矜可乎敏政曰不然古之養者或以燕或以饗燕主愛饗主敬也愛則以旨甘供口體而已敬則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几

設而不倚違尊之年亦不敢褻也使民見之者以為至恭莫不加肅焉豈謂虛文哉取備養之物而詠歌之以為壽亦致吾敬而已

平盈文會録序

文之用也大可以華國次可以飾吏又次可以責身而揚先烈要之為不可闕者然孔子謂文莫猶人而嘆躬行之難得則又必有本之足貴乎吾觀于方氏之平盈文會録有感焉平盈距婺源西二舍許方氏聚居之世

有丈人且所與多丈士卷帙相傳自宋而上率散失由
元以來尚有存者儒學生世良裒其詩若干卷為內集
名人碩夫之贈貽賦詠若干卷為外集謁奉以求序五
年矣未有以復也既予以服闋將入朝世良力申其請
乃克閱之終日曰富矣哉考其小序知方之先鑑泉逸
老者在元不仕所題三閭廟有趾隨三姓拜秦宮之句
和人九日有黄菊未開孤令節之句志尚如此其後若
士毅以身教而有節婦之旌文粲孝其親而有百感之

集文睆睦其宗而有積善世譜之續月同之善言春秋性顯之垂意雅樂他所論著亦恒出于懷古感時惜隂憫雨而於箴規友愛畊桑漁釣之作尤多蓋其出處之嚴家庭之懿詩禮之承節義之守有足稱者然後致此豈必詞之妙意之工而後為得哉嗚呼三曹諸謝詩則美矣君子不能無議焉若石建之憂謹于書馬王休徵不在能言之流而篤行純孝亘古鮮儷文之為用誠有不可相無者矧方氏之賢萃一門出一時其富若彼而

加之有本若此將必有賞識之者亦何患于無傳哉後之人因斯集而益求之以進于古作者之域責其身而揚先烈小之以飾吏大之以華國使人稱之曰是不獨平盈一鄉之文而已此非世良之志乎

貽範集詩序

予當成化中編刻程氏貽範集三十卷大抵皆文也諸宗家請附刻詩為續集且各以所有者相付編次未竟而入朝之期迫不果因有遺憾焉邇歲諸宗家復言及

之迹成此編凡十卷鳩金嗣刻如左或疑吾黨近作與先正時賢並列悪能免魚目混珠蒹葭倚玉之誚是誠然矣顧此之所載或述祖德或志先業慶有頌哀有辭餞有言行有紀或贈貽或倡和感時而興進修寓物以示箴警多以存考實備省循俾後之人仰先正之高古以為法因子輩之淺陋而加勉乃為一族計爾非敢公其傳于四方也或憮然曰良是書以識之

黄山圖并詩為羅君夫婦偕壽序

黃山為東南巨鎮跨數郡之境而在新安者特雄秀每閱圖經得其槩而心歆之不及往遊也弘治丁巳冬十一月六日決策一遊自湯口以入涉益深境益勝三十六峯上插天表而飛橋亘兩岸恠石參聳巉巖壁削有珠砂之泉丹霞之溪白龍之湫軒轅浮丘采芝煉藥之遺跡往往而在陰晴頃刻變幻萬狀遊者率相顧愕眙不類人境真天下之奇觀也因留詩寺中而出出之數日客有汪充者攜黃山圖及分題之詩來謁云將以壽

羅君夫婦請予一言辭不獲啓而視之則其山水歷歷皆予目之所近覩也誦其詩則又予口之所欲言而不逮焉者也因進而詢羅君夫婦之為人充言羅君名與義文獻之後也以貲雄里中徙實京師至君尤好善秉義喜施予以最樂名其所居之堂鄉人服其公感其惠益其質近仁而慕静得樂山之説故充之有是舉也君之配吴孺人世家溪南性慈儉佐君子綜家政人稱其賢有子二人曰元孫良孫皆孝謹能拓其世業而充其

舊家也予觀古人有所頌禱多見于詩曰如岡如陵也又曰如南山之不騫也其致隆如此然則斯圖也斯詩也固得古詩人頌禱之意乎孺人之壽在是月之二十八日羅君之壽在明年三月之十三日皆六十矣壽筵既張親朋畢集俾童子歌諸君子之詩以侑觴羅君夫婦樂而有之心益休體益健自六十而馴致于耄耋期頤之境可期也雖然予考之郡乘羅氏居歙之呈坎其先世有仙人焉居獅潭得道跨白狼超潭東巨石輕舉

而去是固有得于軒轅久視之說而與浮丘翁往來兹山不可知也然則羅君固所謂壽種而足以副諸君子之所祝頌者與惜予之不足以知之也姑序之云爾

巖鎮謝氏家譜序

謝氏在周以王舅申伯受封得姓世居陳留葢中原之望也至晉永嘉末子孫從元帝東渡遂望江左爵禄勲猷德業文學與六朝相終始而莫盛于太保文靖公公長弟西中郎萬傳六世曰諼仕梁為東陽内史又六世

曰傑仕隋爲歙州教授因官而家歙之中鵠鄉似續蕃衍姓其地曰謝村蓋歙有謝之祖也傑十三世孫彦章兩子並仕唐季曰門下侍郎端金吾將軍詮詮別居祁門端之後分處休歙傳再世曰泌宋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歷諫議大夫史有傳上距中郎二十七世矣而史以爲太保者本其族緊言之也泌長子衍爲太常禮郎傳三世曰玘遷邑之曹溪玘傳再世曰仁智又遷邑之梓木坦仁智傳五世曰伯潤當宋南渡出贅邑巖鎮左

史呂公家遂留居焉盋巖鎮有謝之祖也伯潤子一人曰勝祖勝祖傳四世其可見者一人曰天佑天佑子一人曰善祥始有子四人有孫十一人曾孫二十五人其肖之來者未艾也善祥之季子曰文達季孫曰廷懋請為族譜以合其先倡其後未竟而謝世廷懋之弟曰廷春廷爕廷寶思續其父兄之志而譜克成焉乃奉以謁序廷馨子貽近被選為儒學訓導廷爕之壻程應實祖宋丞相槐塘文清公予族孫也還逕往既稔乃不敢辭而

告之曰凡有姓于斯世者孰非古帝王及公侯卿大夫之苗裔特其世遠而莫知其所從出爾盛衰顯晦之靡常有國者不免而況奉失爵之後隷編氓之餘相望于百世之下哉惟積善以基之好文以輔之庶乎墜緒可尋而先德可徵也謝始于申伯盛于太保中興于諫議其後散處而盛且顯者計尚有之若巖鎮之族特其一焉爾基之以積善輔之以好文子孫相承自今伊始安知不有亢宗之士出其間使爵祿勳猷德業文學炳炳

斯世與向之諸謝相高而為斯譜之重者乎古之人于其鄉之名宦碩儒非其姓者茍有所慕亦且致高山之仰維桑之敬而况同所自出之赫然者哉禮曰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謝氏後人可不勉諸

休寧流塘詹氏家譜序

流塘詹貴存中奉其所修家譜一帙以告予曰詹之先出周宣王次子文侯之裔世望河間西晉末有諱隗者

避地南陽隗孫三曰康邦成邦敬邦隨元帝東渡散處江南而康邦子良義官至侍衛將軍居建安良義子洗為福州候官令生宣宣之後有諱敬者由建安徙歙又傳而至黃公者再徙婺源之閭坑族最盛黃公傳四世曰小八公復自閭坑徙慶原又十二世曰百一公始遷休寧百一生初仕宋為太學録定居流塘迨貴十五世矣子孫不下千指而譜未續也貴為是懼爰輯舊聞以成斯帙敢請序之以示我後人予善存中諾而語之故

曰族之有譜非徒以録名諱備考實而已一家之禮樂實繫焉世降俗漓而知其為重者鮮矣孔子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譜之作其縁于斯乎又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故曰禮樂之説管乎人情矣夫譜成而族之位奠秩然彪分可謂異矣異而後有敬曰此諸父也此諸兄也不敢忽也譜行而族之情睦熙然春洽可謂同矣同而後有親曰此當愛也此當恤也不敢錖也一家之禮樂既興推之一鄉可

知也進而推之邦國可知也夫是以尚譜謂其有益世教也詹氏之所積遠矣所居流塘有佳山水風氣厚完生其間者明而勤生不必泉布之侈也讀而躬行不必衣纓之華也脩系蕃昌而為之譜以統其宗聯其支非求以自附于三代之民已乎今聖天子御極循大下以燮和宇内而一邑之間一壥之下有若詹氏可謂賢矣雖然竊有告焉記曰仁近樂義近禮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然則求以無愧斯譜者必自其身始身脩而後

一家之仁義可崇仁義崇則禮樂幾矣不然所謂録名諱而備考實者在在有之譜之實何如哉存中喜問學善為詩詩者禮之娩樂之章也其知之矣

五箴解序

聖門之教莫先求仁而求仁之要又非遠人以為道也禁止其視聽言動之非禮而敬以主之則日用之間表裏交正而德可全矣顧其為説莫詳于顔冉氏之所聞又莫切于程朱氏之所箴者惜乎後學不能體而行之

則其羣居之間徒有講習誦説而已江浦教諭開化吴景端氏嘗取四箴及敬齋箴為之箋釋號五箴解以示學者其學者雙溪李譔間從予遊因奉以請序曰景端之志也嗚呼洙泗逺矣心學晦而功利之説瀾倒于後世伊洛勃興考亭繼之由是墜緒可尋而謂夫子之所以告顔子者乾道也告冉子者坤道也夫乾言誠坤言敬聖賢之學於是焉分而敬實後學之法守也一不敬則私意萬端起而害仁不可勝道誠何自而致乎敬而

安焉則無已可克而仁矣仁則一于天理而誠矣此希聖之功也五箴之所由作也景端生百世之下而知所用力又思以及人非能篤于為已之學有是哉聖訓在目遺矩凛然孤陋無聞豈勝寤歎輒述所見以付諆俾致之景端以求益焉

太傅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壽詩序

弘治戊午春三月哉生明皇儲初授經于文華殿前期加恩文武大臣若干人惟時太保兼太子太傅平江伯

陳公加太傅仍兼傅青宮又五月而受誥贈其曾祖平
江恭襄侯至其父縣國莊敏公三世皆保傅涣號崇階
前所未有又兩月而爲公初度之辰逆其甲子之所經
三百有六十矣駙馬都尉樊公於公爲親家重其上壽
伊始而寵數之迭臻也合諸勲戚播之詠歌若干篇將
以季秋廿有八日舉一觴慶焉屬予爲之引惟天眷皇
明界之世臣以光輔熙運比于隆古盛矣哉而予竊有
說焉寵榮壽考世豈無之而君子所重者名與實副之

為難爾不然雖歷遐筭沐殊寵人將指議之不暇奚貴
焉公生而沉雄負志畧事英宗憲考暨今天子出入中
外三十年凡軍國重務及大典禮必參預計行禮成上
倚為重而其大者鎮二廣則宣國威靈冐險阻勦賊數
千還所掠萬餘口扶畊拯償嶺表載寧其功甚偉總漕
十二年善撫士而究心于國用前後所陳百餘疏興革
之際其利甚博河決張秋績屢壞公相度事宜浚原窒
罅為安流人免于墊溺其惠甚久此三者壽之基也然

不能不沮于見忌而忠恪自將不易其守肆公議歸之而聖眷加焉以殿巖之尊兼台輔之責視古舊勲宿德之臣殆無與讓非名實相副之為難哉恭襄公當文皇徙都北京首總漕府裕國足兵號良將其漕規踵行至今莊敏公嘗將偏師靖閩寇一時大將多賂敗者獨莊敏得進侯封賜嘉奬益其先所以培其家脉甚遠公嗣其遺烈而光大之若是豈偶爾倖得者之可比哉崧高之章壯猶之什對揚王休之作見于三百篇尚矣雖近

代聲律不可以差次而本於貴齒好徳感上戴恩之誠一也然則諸公所為致慶者豈直游從之好姻婭之私哉祝公之壽上佐天子整六師讋四夷保丕平之緒以昭上天純佑有明之心如漢營平如唐汾陽如吳之延州萊季子則公所重于天下後世者又不啻今日而已公自號雲谷通經史妙詞翰辱與不佞交良厚非一日雅且在宫僚誼不可辭也遂僭書于簡首為觀者先焉

奉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葢殿大學

士徐公謝政南歸序

三代而下號平世君臣之相與者多出于體貌而或全或否繫其遂焉其出于心相孚而進退兩得者其盛也若今大學士宜興先生徐公之歸固昔人之所願而不可得者歟公以進士及第事英宗憲考今上皇帝四十有五年位三孤總百揆賛密命輔青宫官階之峻付託之專寵命之優渥前是未有也計公之體國圖報殫力不足豈肯求暇逸于一日之為快哉然壽逾七十自今

歲來疾疢日侵視履孔艱誠有不可出者遂三上章求去得請乃已此古大臣之心審已保節非可勝異績而陰復覬留者也上以公四朝元老勳茂望隆耆學之所資儲德之所養民生之所莫皆藉公弼成有不可一日釋者故於其在告也遣國醫賜尚食存問周悉冀其速愈而公疾未可瘳乃體其去志之決至三請而後從之賜勅加賾遣廷臣一人乘傳衛行命有司供月廪給僕從仍官其一子于朝此古聖王之心尊賢貴老非姑以

備禮文塞故實豈非進退兩得哉命下之日益有悵然謂一時良輔而不獲終其太平之功為朝廷惜者亦有驩然謂一代盛事而以得謝為公榮者於是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武進白公合同郡之仕者餞公于郊授簡不佞請所以為贈辭不獲則為之言曰公之行所繫大矣天子之璽書士夫之公議褒錫而嘉予之備矣亦何俟不腆之詞而為是嘵嘵哉惟公以青年歌鹿鳴而上京師致通顯髮種種矣功成名遂還政而歸焉鄉人子弟

遲公之來瞻丰采而聽緒論曰吾邦之先達若是聖朝之耆舊若是名臣之進退以道若是企慕興起以力于學是公之出處雖繫重輕于天下而一鄉之觀感先焉宜不可無述也雖然昔人之爵禄榮名與公相似者不少也或弗謹于官常而以事去或中露其所不避為上所厭斁而後去求全夫體貌且不可得況心之相孚恩禮始終無纖芥之隙如公者哉盛矣不佞在詞林從公後三十餘年荷教益為厚今元良出閣復被薦與宫僚

之選抵京師五月而公去之故於白公之請有慨于中不可已爰述公之所以事上與上之所以待公者復之而因以為天下後世道焉

送于千戶序

新安衛千戶于侯文遠年六十即請于朝以官授其子應應時年尚幼馴謹自牧無聲色之習觀者策其後之將弗替乎既而當比試來京師其年長矣性淑而不鑿處已接人禮縟而不舛視昔為勝於是兵部請于上而

試之閱武場獲中選焉其將歸也鄉人在京師者丐予
贈之言予與于氏交再世矣應之祖武畧君和易淳篤
其居官約已奉公不朘削其下人以自殖其治產節浮
費勤課藝田廬之盛甲一州然未始以豪侈自矜周窮
賑乏無間疏戚凡有所焚券皆惻然不出于要譽德之
足以起家者也文遠儁爽通達嘗充儒學生習經史好
詞翰於先業督視惟謹不妄費惟庠校圖籍祠宇津梁
諸利人垂後之舉雖捐至數百金不惜其涖職最久戍

務修明於事可否必毅然以義為前却才之足以保家者也然則應之居官理家亦惟於是乎取法足矣奚俟他求哉雖然身者居官理家之本也能謹其身使無慝于其心志無疢于其膚體則徳可進才可成宦蹟可升而世業可托也孰禦憶成化中予訪武畧于郡城時年八十而文遠初得男抱孫飲客樂甚予為之賦詩有老境看孫夢亦安之句葢指應也今二十年矣邇者家居應數省予于南山見刻新安文獻志及胡子知言諸書請

其父助費甚力予與文遠遊黄山應騎馬侍行風雪中左右益恭人不知其富家子也其向好且知重若此其後所成安知其不有羿于祖父哉先尚書襄敏公孫女四人應長弟恩為少婿方以儒學生需次秋闈第三弟允忠擇繼少保肅愍公為嗣孫以特恩授杭州前衛千户世主祠事益其先之流慶未艾也而應發軔仕途為鄉人所期愛若此可不勗諸

送潘君玉汝同知金華府序

玉汝舉成化甲辰進士第授知湖廣之蘄水縣事凡入
覲及初考者三被行臺獎勞者再旌異者一其處已之
公涖事之勤聽訟之明審䘏荒濟涉百度之修舉周悉
求不負所學上副聖天子為民擇令之盛心亦可謂良
有司矣弘治戊午夏進同知金華府事廷謝曰吾鄉之
人有言者曰玉汝性伉直不能逢迎上官於事可否以
義爭雖臨之利害不䘏也故恒懼其為人所陰中今獲
升大夫佐上郡宜賀又有言者曰近者令有司之九載

考績者進二階得旌異者乃以次名入備臺察之選子部之擢馮今王汝旌異在考績之後雖以推擇進四階而不獲備官守于闕下宜惜是二端者皆非也夫士君子之仕在行其所學而已豈崇卑中外便已與不便已之足計哉利不以喜鈍不以戚古之人所以自律而考人以為定本者也潘氏世居婺源至王汝尤好修謹禮以尚書舉于鄉而策于天子之廷其不為便私計也可知矣婺源予朱子之闕里流風漸被既久且深而尚書

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推所得者而見之行其何有于郡邑然則其施也益博其成也益遠且大又可知矣夫金華之為郡也與新安接壤文獻之盛甲東南若東萊呂公實與子朱子相望而起倡斯道以覺後進流風漸被亦尚有見于今日者乎玉汝勉之不以人之所惜與所賀者為重輕使學道愛人之政出于先賢過化之邦斯鄉人所望于君子者餘不足道也玉汝嘗從予講習故贈言者以是見委然予固將有言以致愛助之

意者故書之不辭

送鄭君萬里知南城縣序

弘治戊午冬十月七日吏部奏取選人注官而萬里之銓期未當也以特選與焉廷注江西之南城知縣令少宗伯張公縣人也待漏之際以問予曰鄭君何如予曰鄭君治春秋其學以古人為師其志勇其識正其才核使治南城甚善張公聞予言為之𣈆然曰吾邑之幸邪大宗伯金溪徐公曰吾向在南監六館之間若鄭生者

甚少誠科目遺才也又明日退直文華殿大學士長沙
李公曰昨除南城尹鄭某是歟鄭某邪予曰公何自知
之李公曰吾向考南畿秋試御史上饒婁君方提學南
畿以期小試十三府首士姓名相畀曰請驗之既而揭
曉其所失者三人鄭某在焉以是知之不知其跡之滯
此也相與嘅嘆且以為人生出處其遲速利鈍固自有
定數邪萬里將辭朝而南置酒為别酒半起曰鄉先生
獨無一言以惠鵬也予曰子何如人俟鄙言以為加損

哉予往來家山或出或處予未嘗不相我以道義而游從觴詠之樂又不足言也其大者若倡立考亭祠于郡學上書巡撫大臣請罷徽郡代輸糧八萬石事關教養議者不能奪予甚壯之其餘舉措繫一鄉之利害重輕者又不可縷數也雖然此豈所以取足萬里哉鄭為歙巨宗其先若令君之能活民廟食至今若貞白先生之廉吏被旌其異若師山先生之道學忠義名著史冊一鄉之人孰不仰之況其子孫若萬里者哉所讀者師山

之書也所居者令君貞白之官也推其世學以見于百里使無忝于先烈庶幾於朝家作養收録之恩與諸老先生平日期待之意無負矣矧屈之久者其伸必遠且大他日由一邑之政而馴致焉其又孰得而禦之哉

壽封翰林編修吳君七十詩序

南夫以翰林編修上其三載之績得賜勅命封其父可晩君文林郎如其官命下而君之年正届七十南夫過予言曰一鵬不佞官詞林實庭闈所及而汪濊之寵壽

豈之適兼得之一旦不勝其為私慶也爰以吳郡名蹟分題求賦詠之寓歸為壽而詩不可無序敢布以請南夫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予被命教之閒可脫君不及識也戊午春服闋過吳門識焉是歳夏君來視南夫于京師復邂逅寓邸其為人樸厚謹願老而賢者也君子惟南夫一人教之孔力南夫亦奉訓惟謹遂克以文行顯于時賢而有子者也其有茲渙命與壽相高福履所臻不可企也致慶之際聲詩不揚其何以昭宣國恩

駿發世祥宜諸君子之作渢渢洋洋而不能自已者乎夫古之論壽者以樂山樂水而詩人祝壽亦比興于川于南山尚矣吴中山水甲天下今掇其名勝而播之詠歌為君壽其亦有得于風人善頌之義者歟君誕辰在歲之八月廿有六日壽筵肆啓風日清妍郡官偕來親鄙畢集命童子歌諸君子之詩而侑觴觀者以興聞者以慕曰吴中山水如此鍾而為人有壽若可貺有文行若南夫固一時之盛哉雖然吴之名蹟固莫有如泰伯

之為顯矣其子孫徧東南而延州季子獨年百餘歲人傳以為仙吾固疑其肖系之多壽種也安知君之不仰希遺躅而為盛世之逸老哉矧季子以知詩名春秋襲其遺聲而為君壽若南夫又非出于繼美養志者之所為哉南夫清才妙器詞林翹楚其學益邃其名位益升而君之心益休體益康享其子之榮封益進而未艾諸君子之詩所以為壽異時者不眆于此乎輙以是致隆于可晚君父子書之以竢

東海遺愛録序

南安人以其故守張公之有遺愛也其去則相與留像于城北金蓮山之高明所最其德政而為文勒之石其歿則以贍奉非便徙祀于郡治又集其祠記奠文民謡士詠之類為遺愛録以傳其言曰公治南安六年養有資教有募死者有所瘞而生餓者有所恃而飽居無困役行無病涉而士不惑于異教凡尚賢興學勸農澤物之政益不可縷數公以詞翰名一時郡佳山水及古蹟

必約寓公臨觀嘯詠竟日道郡下者往往欲得其草書與字而去罷誅求焉此録之所繇作而序不可闕也敢因所善以請噫予與公同年進士知其人方其出守南安士多惜之以為用枉其才者孰知其政之若此哉夫文與政在孔門亦不可得兼也故歷代史循吏文苑别立傳其所書文人而有治行惟謝宣城李北海尤著當時思之後世頌之以姓配郡弗敢忘而謝公之亭名官之祠至今名實所在不可誣也張公守南安遺愛若此

而詞翰之妙亦莫能掩高情逸韻固將與二公者相望于百代之上乎公六子皆賢曰弘宜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曰弘至舉進士為兵科給事中詞翰並有父風可擬諸謝是固遺愛及民而裕其後之一驗歟諾而序之匪獨以答郡人之思亦將以慰吾亡友于地下公諱弼字汝弼世居松之華亭東海其別號云

篠溪程氏族譜序

所貴乎世家有賢後者謂其能補前人之闕畧訂遺文

之失墜使其名黯以光其世衍以昌不貴而榮不富而豐斯可矣而世之能力於是者恒寡若篠溪之族續譜之事其殆庶乎始成化壬寅歲予作統宗世譜二十卷會者四十四房而山斗之程與馬程之先葢得姓于周大司馬程伯休父望安定自晉忠誠君嬰至漢歷簡侯黒更望廣平下逮吳盪寇將軍都亭侯普始渡江居建康都亭四世孫東晉新安太守元譚始居郡篁墩太守十二世孫陳將軍忠壯公靈洗廟食于鄉子孫始盛葢

新安諸房所共祖也忠壯十四世孫唐歙州都知兵馬使檢校御史中丞澐又别居休寧汊口生三子曰歙州牙將檢校戶部尚書仲繁居祁門善和曰歙州兵馬先鋒仲節居歙古城曰左領軍大將軍南節居休寧陪郭兵馬三世孫廸仕為休寧縣簿卒瘞小東門子照又别居下宅林則山斗之祖也又譜云廸生二子其長曰大公諱碩其次曰察公諱照同遷山斗碩生行仁行仁生諸四又遷蓀田當會譜時察公子孫自譜其所出而大

公之後以事不克會遂失書之葢於今十年矣諸四五世孫瓅玠兩房號最盛子孫不下數千指顧譜未有續者於是瓅十二世孫泰亨等始議續之且深懼夫世愈遠名愈湮以予之嘗主斯會也乃奉其所續者請序其故于篇端予閲之一過則㦯然曰於戲葺其闕文而加詳引其墜緒而不失徵顯闡幽而前乎其有源補罅苴漏而後乎其有據是誠知先務之為急而異夫世之力他途以為其先人之榮後者哉或疑統宗之成譜也久

此本之不可以追入也柰何予曰不然世之所可按而為者誠而已矣事出於誠則正之實足以服人茍出於誣則遂之不足以行遠昔者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所在以之問于郰曼氏之母始得合葬于防亦獨以其言之足諒事之當為有不可已焉者爾然則決諸理而勇于義庶乎所謂世家賢後若泰亨者非其人邪嗣是以往子孫孫子將與山斗之族相峙永存孝敬益廣而崇昭穆益修而明要其同合其離正足以輔統宗之不及

而可憾其補訂之為難哉庸畧之以明告我同姓者

慶孫君士寛六十壽序

郡學二程生道休寧以請曰孫氏居巖鎮者仕寛君蓋履善樂分之士也今玆壽屆六十其始生之辰在歳之九月廿九日不佞與其二子忠顯忠弼有同窓之好有麗澤之益輒繪壽意圖託諸君子詠歌之而虛其上敢乞序一言且道其詳曰君性甚孝友謹身尚禮事其父文斌及其母病衣不解帶湯藥必嘗以進昆弟七人君

行四處之一於和由是衆議胥叶產益拓業益振然君
雖富而不自驕益敦樸尤拳拳以闘勇侈靡戒其家好
義樂施遇弱不能存貧不能塟若量力給之每恨其不
出閭里間而所及不廣會有詔勸分即大發粟賑民得
賜冠帶榮其身然榮亦非君意君少嗜學紉于家務乃
命其二子為儒學生二子者甚俊頴學業甚充每行臺
下郡邑課士忠顯率居首選益有决科之望而忠弼亦
奮志思亢其宗者予聞而嘉之曰是固宜壽哉洪範諸

福壽居首富次之康寧好德又次之葢非壽無以享諸福而非富無以養非康寧無以樂非好德無以為壽之基顧世之獲是者恒鮮焉獲之有偏全厚薄大小不一而均之不可無慶也若仕寬君力孝友之行于一身而施之一家者固已敦矣進而表于鄉則有救荒之勞又進而廩于公則有業儒之子歲律一週而體益健心益休階此以踰耄耋而底于期頤之域可知焉豈非一念孝友之所致哉宜諸君子圖之以彰其樂聲之以宣其

美而致夫尚齒貴德之心有不能已邪古語云年彌高德彌卲非徒以企夫世之達尊者而已德固人之所同有也隨其分之所及而取足以為善焉獨不可乎吾知仕寬君所蓄益厚則所施益博所以裕其後之人者益盛且久慶之者益將有不一之書孰能禦之哉二程生曰縉與材皆一時之秀而文者其言可徵也故序之不辭

五城黄氏會通譜序

自宗法不明于後世凡通都大邑之間號巨室能僅譜其家者葢不多得矣若進而能譜其族則加鮮焉况又能推而譜其所同原異流者哉是非其心之仁志之遠力之健固不能有此而或一二見于吾鄉則亦以其居之僻俗之厚用能保其典籍丘壟于兵草之餘乃克爾邪若五城黄氏其一焉黄之先本嬴姓出自陸終受封于黄世奉黄帝之祀逮周而見録于春秋曰黄人與其有尊攘之功後為楚所并子孫因以國氏而春申君實

顯于楚曰東明者春申之族從番君起滅秦居江夏子孫始盛由是江夏之黄遂望于天下其顯于漢者若魏郡太守香香之子太尉祁鄉侯瓊瓊之孫司隷校尉陽泉侯琬世以忠孝聞琬之後曰積仕晉為新安太守卒葬郡姚家塽子尋因家焉殆今新安之黄所共祖也尋十七世曰儀仕唐為祁門尉因居祁門左田生二子遜謙謙别居休寧西湧生一子思聰遜生二子思誠思道思道仕為盱眙尉又因家焉三世曰元之為鈞州判官

嘗修盱眙黄氏譜而序之思誠再世曰瑰生三子叔宏叔仲叔季叔仲徙婺源横槎叔季徙浮梁勍功思聰五世曰文漢自西湧别居五城鎮生一子晟晟生四子舉温拃李昌舉生四子宗義宗禹宗明宗和則今五城諸黄所共祖也李昌三世曰侃嘗修五城黄氏譜而序之宗義自五城徙溪口三世曰何以乾道進士歴大府寺丞爵休寧縣男贈通議大夫為時聞人葢商山安撫吴文肅公其舅汊口端明少師程公其甥而會里程文簡

公其師也宗禹宗明四世諸孫最盛其顯者曰拱曰煥
曰暎曰應龍曰發曰卓曰珏煥生司戶雷復中陳文龍
榜進士發生雷益雷豐天錫及提幹雷奮中方逢辰榜
進士卓生制幹雷利中文天祥榜進士槐塘丞相程文
清公亟稱之珏生若臯若臯生行叟入元授紫陽書院
齋長為時宿儒始續舊譜而著其異同之故雷益生常
甫號草牕陳定宇先生實師之而定宇亦嘗書其譜之
續者拱三世曰元珪娶吴氏有婦節子清夫以孝聞元

天歴中旌其門曰節孝見青城虞文靖公之銘雷豐三世曰仲瑾娶吳氏復以節聞國初旌其門曰貞節見浯村春坊貟一汪公之傳應龍六世曰昂當洪武乙亥再續其譜而鄉先生曹東白序之至天順壬午睒九世曰雲蘇續作一覽圖逮弘治辛亥同其族弟曰禄曰濩大會諸黄為通譜自江夏而新安而盱眙自新安而歙之石嶺祁之左田休寧之五城婺源之横槎黟之古城横岡浮梁之勒功石斛又自横槎而徳興茗園樂平監溪

鄱陽爐山自五城而溪口星洲嶺南龍灣商山汊口潛川陳村閔口績溪暈嶺嚴城諸派自天順以至今茲幾三十年所謂心之仁志之遠力之健若雲蘇者殆非其人歟然求之四方他姓豈無其心及其志與力而處孔道之下經蹂躪之交典籍蕩于烟燼丘壟陷于蕪沒顧欲聯其族而合其同原異流者于一旦豈非事之甚難者哉於是取以鋟梓踰年而告成奉以請序其首簡予閱之累日得其大端而書之曰惟黄氏之先實以忠孝

有開厥家故為其後人者或學古勵行以淑其身或掇科世禄以延其澤或高閎接畛以拓其產中世以來男以孝婦以節旌其門著于史者又足以上昭祖德下啓孫仍而況諸譜既同則宗盟益篤宗法可尋所謂新安之黄者將由一郡而顯于四方且與江夏之望相高于數百載之上而無替焉者亦將兆于斯乎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云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黄氏子孫其尚勗之若夫謹昭穆之稽徵文獻之守詳真贋之别則

前人之序已備玆不待贅云

篁墩文集卷三十四